

# 书院与乡愁

罗伟章

这是我见到的藏书最丰的个人书院，位于川西德阳市旌阳区，名叫高槐书院。高槐是这个村子的名字，是有着高大的槐树么？槐树是有的，却不高大，在村子之外和房前屋后，谦卑地站立于深秋的微雨里。因此显眼的不是槐树，而是民谣小院、高槐书院、高槐木刻、染云山房，木刻与染房，都是非遗项目，做民谣的是几个从丽江过来的年轻人，自创自唱。据说还有个西部作家村。书院在村庄入口处，下一段小小的斜坡，有个院坝，站在院坝里，就见屋内书架林立。进门，张眼就看到伦茨的《德语课》，那是我喜欢的小说，也是我一直没读完的小说；不急着想读完，正因为喜欢。在陌生的环境里，遇见自己喜爱之物，喜爱就化为喜悦了。然后是我们熟知的世界名著，中国古典和现当代名著，层间很高的两层木楼，包括楼梯两侧，满满当当排列着，足有二十多万册。

一个壮实的年轻人守在那里，说自己刚大学毕业，回来是帮助父亲。这个书院，这些书，都是他父亲的。德阳我不可谓不熟悉，跟这里的作家和学者多有来往，但从没听说谁有这么多藏书，于是问他父亲的名字。“他叫舒奎兵”，年轻人说。想了想，竟不认识。“他是个厨师”，年轻人又说。

这让我暗暗吃了一惊，同时平添了几分敬意。厨师爱书，当然并不稀奇，难得的是拥有如此巨大的数量，且品质高雅，种类繁多，除文学、历史、哲学，还有音乐、医学、农科……二楼的一间屋子里，放了八千多册创刊号。据悉，全国私人收藏的创刊号，唯上海一藏书家比舒奎兵丰富，那人有上万册。名著可不断翻印，创刊号却是唯一的，是一个时代文化风尚的见证。我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，打头是茅盾先生的文章，发黄的纸页，留下时间走过的足迹，也留下那个时代特有的气息。茅盾的那篇文章里，无非是简述办刊的缘起，文字平

顺，却字字句句给我仓廪殷实的感觉。是旧书赋予的感觉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都读电子书了，手不那么累，也便于携带，而电子书不会给予我那样的感觉。于是我想，物质和精神，就像身体和灵魂，是不能轻易分开的。许多时候，物质本身就构成精神，如同身体记载着灵魂，否则就不会说“面孔是灵魂的镜子”了。

正跟年轻人说着话，年轻人轻喊一声：“我爸来了。”

门口站着个比年轻人矮了不少的阴影——因门口太亮，使那人反而成了阴影。走过去招呼，才把他看清。平头，圆脸，五十岁左右年纪，夹克衫小了一号，又扣得太严实，使他的上半身圆滚滚的。

本以为，舒奎兵只是爱藏书，结果他爱藏书是因为爱读书。“从十多岁起，我就喜欢上读书，养成了读书的习惯。书是很奇怪的，不看的时候好像啥都懂，看得越多，越觉得不懂，就只能看得更多，也买得更多。”但他的学校教育，高中只读过一年，为什么没能读下去，未作深谈；似乎是没时间谈自己，他想谈的，是古今中外的大师和他们的作品。他显然熟知那些作品，包括首发在什么刊物，若是外国作品，又是在哪个年份、通过什么渠道译介到了中国来。

我问他买书花了多少钱，他说不知道，没算过。只知道，为买到它们，他跑遍了大江南北。有段时间不少图书馆倒闭，贩子称斤论两买来，倒手卖给他，平均十块钱一本，这样的书他买了五万多本。还有些藏书家去世了，儿孙辈不爱书了，就卖，他从中也收了不少。好在他自己的儿子爱惜书，也爱读书，儿子大学读的是心理学专业，对犯罪心理学特别感兴趣，恰好在他的藏书当中，从最早《译林》介绍过来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，到而今东野圭吾等人的小说，很齐全，加起来有二千余册，够他读。

“现在爱看手机了”，舒奎兵转脸批评儿子，“那种碎片化阅读，不行，你好像看了很多，结果互相掩盖，到头来啥都没记住，记住了多数也不值得。”儿子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笑。“手机上是你需要啥就给你推送啥”，舒奎兵接着说，“可是人不能将就自己的需要，读书就是不将就，读一本让你长一本的见识。”

他似乎也不赞同学以致用的说法，他读过的书，对他做厨师大多帮不上忙，但让他活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，精神的世界里。过去某些受人敬重的乡绅，到夜间就吩咐仆人去给穷人家孩子的灯盏里添油，鼓励他们用功，“加油”这个词，就是这样来的。而今灯有了，书也有了，再不好好用功就不像话了。

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，他书的总量，不是二十多万册，很多分散在朋友那里，归在一起，达五十多万册。“别人挣了钱是买房子，我挣了钱是买书，就这点区别。”口气淡然，却也难掩超越自足的骄傲。

现在，他这里成了书院，外墙右上角

还钉了块牌子，“旌阳区图书馆高槐书院分馆”。即是说，有了个正式的身份了。有正式身份之前，他的书院就是开放的，不管谁来，都可以随便看，既可坐在屋里看，也可坐到院坝里去看，看书一律免费，当然你愿意要上一杯十来块钱的清茶也成。若是孩子过来看书，不仅不收钱，还发苹果给他们。不远处他开了个鱼庄，亲自做厨，用鱼庄来养书院。“书是让人分享的”，他说，“分享才有意思，也才有价值。”经常有人过来读书，特别是周末，德阳市区的也过来。有的书，他不止一册，有多册，因为他想搞个读书会，志趣相投的一起读，读了共同讨论，“如果你读《红楼梦》，我读《白鹿原》，就对不上号，不好讨论，收获也不会很大。”

书院是启蒙地，也是一种乡愁，最馨香的乡愁。舒奎兵是这样看的。他希望，家乡的孩子考上大学了，去外地读书和工作了，甚至漂洋过海了，能忆起自己的老家有个书院，那是读书的种子，有种子就会发芽，就会开花结果。



## 滩涂的记忆

施国标

我曾经写过一本书，叫《留下滩涂的记忆》，之所以要说“留下”两字，因为我在写这本书时，滩涂资源已经很少了。大多留下的是记忆中的事。后来，家乡文化中心根据我的这本书，打造了一个“滩涂记忆馆”，还原了那个时代的部分情景。走进记忆馆的人，年纪大的感慨万分，回忆起自己在滩涂上劳作的事，可谓历历在目；在校的学生则在懵懂中知晓原来家乡还有这样一片广阔的滩涂资源，深感难得，人和生态如此和谐亲近，让人赏心悦目，又来之不易。

但在一个不算大的“滩涂记忆馆”里，怎能容进一个广阔的绿色生态世界呢？但“记忆”毕竟无可阻挡，穿过岁月，留下了无尽的印痕，从记忆变成文字，成了一部永久不褪的读本。

因我从小生长在海滩边，走进过这片广阔的滩涂、走进过这片广阔的绿色，亲眼目睹过这片绿色的生态世界里孕育着的无数生命，小小的生物精灵、株株挺立又柔韧的芦苇、软韧的洋草，茂密又充满着生机。海鸟在这片绿色的上空鸣叫，仿佛呼唤着湿地里的每一种生命，香螭，海蛤蟆、弹涂鱼；沙滩上还有蚬子、黄泥螺、蛏子等等；而茂密的芦苇、洋草等时时随风翻滚，把一股浓

浓的青香送向了苍茫的大海和内陆。这种特有的生命气息，让海边人拥有了自己的享受，即使在艰苦年代，海边人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美梦。多少年来，家乡人在这天然粮仓里，享受着这片绿色的恩赐，与生态和谐共处，弹奏着久远的滩涂情曲。

几个页面的文字是有限的，从记忆深处我只能提取一个与我关系最为深切的片断，抒发对这片绿色的情感。我尽力地搜寻着，最终选择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滩涂上钩蚬子。

蚬子这个活生生的精灵，成了芦苇荡里的“主人”。

过去，家乡人生活艰苦，但有了滩涂，就有着捕不尽的海鲜，有了这些，农家人的碗里就不只是有咸瓜。于是一枚捕获出蚬子的“铁钩”，让海边人“钩”出了自信的明天、后天……

冬季，滩涂上的芦苇已经被全部收割去，没有了任何草生痕迹，留下的是一片茫茫湿地。此时，天空一目了然、大海一目了然、海塘一目了然、人也一目了然，只有风起伏地走过，太阳在头顶上微笑。但滩涂上茂密的绿色不会失去，明年春上又将是一片青纱。

我与几名小伙伴，拎着蚬子篓

子、钩子，还有一根能撬开弯洞的木杖子踏上了滩涂。眼前，蚬子洞穴如同夜空一般，星星点点。但钩蚬子需要技巧，要识别出哪些是空洞，哪些是蚬子的“家”，这需要丰富的经验。我钩蚬子不是一两次了，大人的指教与多次实践，洞内是否有“货”我非常清楚。我观察洞口是否有新泥，是否有趾痕，就能知道个七七八八。但如何把蚬子钩上来也要有足够的经验，否则也是一场徒劳。我把钩子伸到洞内，触碰的声响从铁钩上传来，是芦根声还是蚬子的声音，我一听便知。芦根发出的声响是“沙沙”的，而蚬子的声响是“嚓嚓”的，我丝毫不会含糊。但蚬子也刁，它会迷惑你、会转弯打洞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就用绝招，用一根不长的“蚬子杖”撬开弯洞，找到它的老窝，直到捕获为止。若是铁钩子不管用了，我干脆撸起袖子，伸臂掏底，大有“不获全胜，决不收兵”的意味。这种钩蚬子的韧劲和乐趣我至今难忘。

钩蚬子的人谁都想钩出一只完整的蚬子，如果钩破了就少了卖相，卖给人家就不值钱了。但我钩蚬子不是为了卖，只是为了吃，弥补点生活上的不足，我就大胆了，在洞内横竖使钩，速度要比其他伙伴快了许多，也从数量上取胜于他们。每每拎着一

篓子的蚬子回家，我的心情既自豪又愉悦。

吃蚬子是件美满的事，红烧蚬子满屋飘香，甚至香溢四邻。当然蚬子的吃法有许多，我家最多的吃法是红烧。如果需要吃几天就打“蚬子浆”，用重盐腌制，再加些姜、蒜、酒之类，味道妙不可言。打蚬子浆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做法，我常常亲自动手。

但蚬子也有肥瘦的季节，菜花蚬子是最肥的，肥的当然好吃，黄多，而拖籽蚬子就逊色多了。对此，聪明的家乡人有最佳的选择，滩涂上一片又一年地演绎着。

时至今日钩蚬子已经成了记忆。随着沿海的开发，滩涂资源越来越少了，那片广袤的绿色也已经远去。好在人们对绿色生态有了再认识，在家乡的不远处保留着一块湿地，芦苇依旧在摇曳，洋草依旧在起伏，海鸟依旧在栖息，蚬子等滩涂生灵依旧在繁衍。又好在家乡还有人钩蚬子有着挥不去的情结，依旧从踏着小留恋过的那片仅有的滩涂，又开发出了“浦东醉蚬子”的传统美味。他成功了，“浦东醉蚬子”融入了中医药元素，更是鲜香可口，闻香便“醉”，有益于身体健康，成了家乡区级的非遗项目。在此，我又不免呼唤：

美哉，生态将永远……